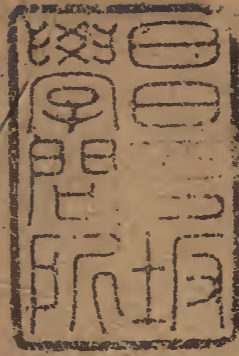


南史

傳廿九之廿四

卅九之四十四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280	16	5958	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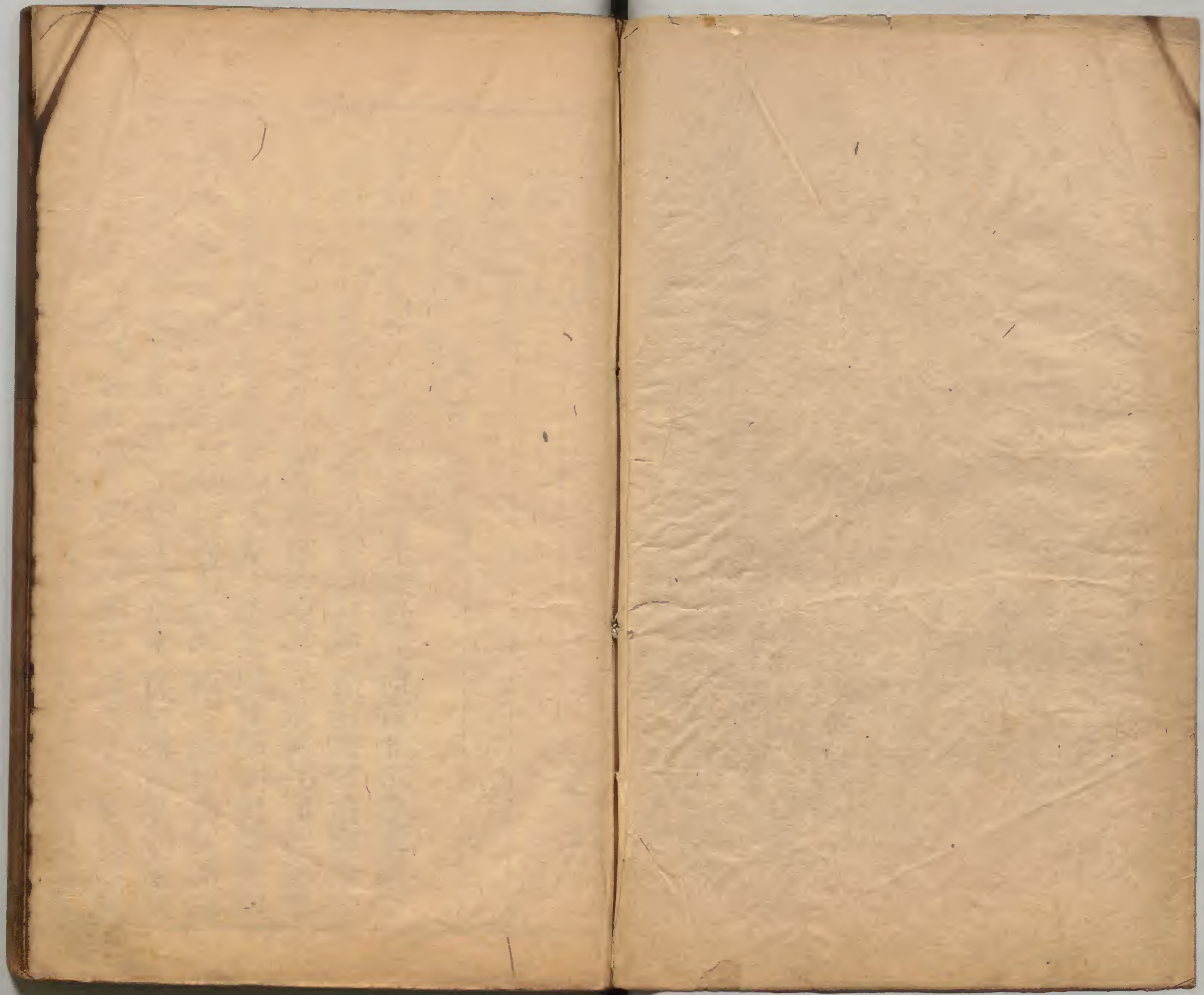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16	1	5958	5958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58
冊數	16 ( 9 )
函號	280 76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劭 子俊 孫孺 覽 遵 俊弟子苞 俊弟繪 繪子孝綽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達孝祖少  
 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  
 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武外甥司徒參軍  
 穎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  
 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關  
 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  
 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群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  
 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



殷川  
 氏書  
 南

及古制  
 系氏



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  
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  
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  
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娉射之不能入上悉  
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  
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  
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  
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  
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爲  
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將前廢帝末光元年累遷黃門  
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  
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會晉安王子勔反卽以琰  
爲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  
以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  
圍劭攻道於東西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  
塞塹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劭  
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  
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  
爲城內所懷附楊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  
並相與友善

劉劭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劭少有  
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  
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薨

二  
據廣陵爲逆



勳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  
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沈伐陳擅不尅乃除勳龍驤將軍西江  
督護鬱林太守勳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  
甚悅前廢帝卽位爲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卽位江州刺史晉  
安王子勳爲逆四方響應勳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  
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勳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  
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未冬勳內攻外禦戰無不  
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來勳所自乘馬諸將  
並忿廣之貪冒勸勳以法裁之勳權笑卽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  
勳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  
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  
常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栖息  
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爲  
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卽位兵加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  
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勳解職勳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  
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  
加勳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  
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勳勳戰敗死之  
事平贈司空諡曰昭公子俊  
俊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爲桂陽  
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爲宋明帝所親待由是  
與武帝款好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讎改名俊焉  
齊武帝嘗至俊宅晝卧覺俊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  
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



俊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  
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俊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  
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僮出謁至是又  
謁俊明帝崩表求奔赴敕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俊人人  
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  
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俊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頂  
復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齊高帝代勔爲領軍  
素與勔善書譬俊殷勤柳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俊初免喪  
高帝召俊及弟愐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  
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  
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俊懽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  
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

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勔殞身王事宜存封  
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  
俊謂曰君昨直邪俊曰僕作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  
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  
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  
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  
帳武帝卽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俊父勔討殷琰平壽陽  
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  
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甌函山銅罍罇銅豆鍾各二  
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  
鹿皮冠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從駕登  
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



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  
適俊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  
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  
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債相通理  
勢自然李悝曰羅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  
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羅不貴  
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  
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  
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  
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  
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  
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

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剪鑿輕小破銖  
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  
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值矣  
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  
州郡大市銅灰會宴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  
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  
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  
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  
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  
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  
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  
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



代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俊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瓮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卽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俊立朝見恩遇高帝為鄱陽王鏘納俊妹為妃明帝又為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黃昏卽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子孺字季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

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為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書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再暮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一作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犬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徧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頌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

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實其人乃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俊弟子也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俊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歔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伏之少好賦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



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  
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詩及採菱調下筆卽成天監十年卒臨終  
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  
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繪字士章俊弟也初爲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爲不亡也及  
豫章王疑鎮江陵繪爲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綱  
爲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  
自有二漢也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  
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  
而居闕里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  
誥救助國子祭酒何胤撰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  
義皆奏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

清綺而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來清  
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譽誅後豫章王  
疑欲求葬之召繪爲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疑歎曰彌衡何以過  
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救接  
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  
昌中兄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  
明帝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安睦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  
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實暉妃俊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  
啓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爲晉安王  
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爲雍州  
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  
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



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 漢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  
子孝綽

孝綽字孝綽本名舟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  
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  
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  
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  
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  
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  
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  
我懷秋作詎慰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  
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  
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武

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

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

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

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

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

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為

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

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

郡陸倕琅琊王筠彭城到洽

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

孝綽太子文章群才咸欲撰

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

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

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

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

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

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

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

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攜妾

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

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小

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

其惡改妹字為妹孝綽坐免

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乃與書論



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卽日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爲秘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謔卒訪道途聞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琊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噉一適東海徐悱竝有才學悱妻文允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字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爲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



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  
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  
當時稱之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網疎濶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  
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  
年出爲豫州內史侯景寇肆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  
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  
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內行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  
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  
之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  
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史蜀郡太守紀偕號於蜀以爲尚書  
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元帝宥之以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  
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太子洗馬

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  
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  
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  
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溫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所稱時有  
榮陽毛惠遠善書馬瑱善画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瑱妹與齊鄱陽  
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  
陳郡殷蓓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蓓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  
寵姬其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妣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  
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卽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卽  
以此畫焚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



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劭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赴蹈爲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葺爲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終

南史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爲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軼一名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終



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爲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  
軌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  
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  
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  
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歲中使酒數有  
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第秀小字天念頗有意  
略仕魏以軍功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鄰人欲反復遣秀  
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爲太武  
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爲殿  
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爲魏軍所獲以善針術  
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  
北還與爽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爲司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郡

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  
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碣  
碣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  
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爲豫州刺史加都  
督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  
逆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任以秀  
爲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卽位以爲司州刺史加都  
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  
酒乖謬卽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  
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  
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  
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



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  
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  
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宋  
武帝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  
馬仕魏以軍功爲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  
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爲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  
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  
陝率少騎居前所向尅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  
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  
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曰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  
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

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卽  
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  
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  
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駭車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  
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  
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  
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  
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  
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  
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  
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時王玄  
謨拒南郡上義宣滅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義宣遣將劉



謀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  
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軍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  
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  
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  
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  
所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安都明年復  
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  
卽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爲  
左軍將軍直閣安都將爲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  
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  
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帝遣齊高  
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  
之領軍隸劉劬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將傅靈越爲廣之軍人所  
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時生送詣劬躬自慰  
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劬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  
乃逃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  
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  
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  
越清河人也子郎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  
煥等奏啓事請明帝歸款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  
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  
以重軍迎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  
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



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  
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  
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  
卽位除淮陰太守尋爲直閣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卽位遷左衛  
將軍隆昌元年爲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八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祿勳孝  
武起義初琬爲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亭廣州久  
之得還歷位丹陽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蕃之舊擢琬  
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  
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郎次第旣  
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  
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

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冬子勛戎  
服出聽事宜旨欲舉兵四坐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  
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  
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  
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尅乃取令  
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  
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  
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顛梁州刺史柳元恪益州  
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  
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  
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  
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布絹二萬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



有差明帝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  
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卽僞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招之撰爲  
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群僚上  
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三年爲  
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  
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鴉集其幃又有禿鶩鳥集城  
上拜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  
有鴟棲其帳上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  
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賓客  
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禱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爲威福士  
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  
太守張永爲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  
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據  
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泐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聚  
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  
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爲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  
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  
帝遣負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又  
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鵠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  
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  
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略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  
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彥  
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  
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卽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



共報臨難以干朝與豈爲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  
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脩船舸板材不周  
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突柵出  
江湖等力不能制趨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  
顛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  
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尅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  
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  
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顛更  
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  
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顛被攻急馳  
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  
畏興世不敢下明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顛聞胡  
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兒子浩喪  
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  
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  
右震懾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卽斬琬悅因齎琬首  
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爲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  
脫鑱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  
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  
馬旣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  
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荊州聞濃  
湖平更議奉子瑱奔益州就蕭惠開與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雖  
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荊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  
入城執子瑱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



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  
畏憚之明帝卽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  
多雜姓越更被黜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越於市中刺  
殺讐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  
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  
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  
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  
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  
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卽位以  
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  
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  
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  
陽縣子大明三年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  
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  
事莫不先加楯撻或有懷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  
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爲侯召爲游擊將軍直閣  
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  
並爲之用命誅戮群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  
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  
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曰便發其夕悉聽越等  
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  
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旣爲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  
雖厚內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



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爲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群公金等並爲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闢誦畧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卽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畫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卽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旣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尅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



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  
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  
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  
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  
東臬斬東土旣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  
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意欲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  
問而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賊移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  
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  
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  
上召入內殿與言謔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  
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及  
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都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爲  
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後隨質於  
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解江夏王義  
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  
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起免回以領隨  
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  
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明帝初卽位  
四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劭西討  
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  
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  
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爲  
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



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  
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  
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  
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旣不  
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  
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  
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  
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  
封長壽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  
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  
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之及上  
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旣貴祇事

蘇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  
之供送以此爲常回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  
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  
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請而行  
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爲幸矣鄧琬以亂濟  
亂終致顛隕宗越爨稔惡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  
功勞未辭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衡陽公謙

臨汝侯坦之

魏川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  
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  
位定安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  
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  
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  
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  
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卽敕外如先給通幃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  
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尪羸骨立登車三上不  
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卽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  
綦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  
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  
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爲之悲性好學善屬  
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  
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  
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  
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  
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  
不怠諸王聞而爭効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  
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始窮真趣  
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之交邪答曰身處  
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  
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  
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見賞如此歷位秘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年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帝卽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子縞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貞郎卒高帝卽位謚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王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吟華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蹇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并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以爲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卽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蔡亦以忤旨旣輔東昏潛結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召遙光入



殿告以祗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  
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  
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  
盛東昏誅江祗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弟召人喻旨遙  
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衆頗怪其異莫知指趣  
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  
等并諸僮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治出囚尚方取  
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  
攻臺輦焚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  
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  
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  
鄱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  
率左典盛屯府東離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  
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  
從旣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  
出戰爲曹武所擒謂武曰卿以主上爲聖明梅茹爲賢相者則我  
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床上  
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  
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  
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斬之遙光舉事  
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爲大臣蝕而旣必滅之道未  
敗之夕城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  
焚居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爲兒童時明  
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



昏登舊官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思  
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  
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  
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遙欣髡亂中便嶷然明帝謂江祐曰遙欣雖  
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縞  
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縞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  
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  
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  
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  
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  
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延興元  
年明帝以遙欣爲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  
殿密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  
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  
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  
見勗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  
斷邪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  
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楊  
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  
爲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  
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  
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章隸書湘州刺史



揚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  
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樽曰  
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  
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  
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  
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縞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  
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  
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加都督縞留心詞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  
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爲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  
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反愛時爲僕射領衛尉

表求解職私弟展哀詔不許每臨縞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  
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寶暉  
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  
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霄城公寶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  
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携及  
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  
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遂建元元  
年爲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  
乃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  
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  
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



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  
轅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  
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  
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荆  
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呼蕭  
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  
語訖不復言卽窮討之了不見明且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  
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  
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壘空中言耳  
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  
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  
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爲黃門侍郎淮陵  
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薨  
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  
卒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未  
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  
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  
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群臣  
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  
胄勳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  
爲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



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賜以常所乘白犢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旣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爲盧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救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卽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祐專執朝權此行山祐穎胄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口不進梁武帝復追天武齋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旣



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  
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石斥  
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爲  
相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  
勸和帝卽尊號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  
立宗廟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  
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土  
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中興元  
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  
弟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  
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  
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  
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  
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  
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  
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時梁武圍建  
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瓚亦  
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  
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  
車駕臨哭渚次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謚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  
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胄舉兵穎達  
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  
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爲前將軍



丹陽尹及受禪贈穎乎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  
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  
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  
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  
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  
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年懸瓠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  
爲盜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  
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  
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詞訟者遷於  
畎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敦太清初爲魏興太守梁州刺史  
宜豐侯循以爲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  
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推地者懼而退敦謂無此理求自監督  
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數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彥乎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  
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  
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  
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  
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卽位除步兵校尉  
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  
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  
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宿  
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  
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與籤約語  
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



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謀其見信如此謀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謀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尅用謀爲楊州及有此授謀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謀作甌筋者謀恃勳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謀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謀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謀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謀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去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謀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

明死見謀爲祟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謀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謀云相不滅高帝謀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謀兄誕字彥偉求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迥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謀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謀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使誅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謀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謀弟誅字彥文與謀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謀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謀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謀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



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嚙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謀同族爲東宮直閣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又出後堂雜役猶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繼嗣外有異謀憚明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敝禪衣林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謀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

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言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真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左右密吹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今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璫瑁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



請警良久乃眠。明帝謀廢殺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湛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湛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以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跣，墻走逢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若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之反。殿內爲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旣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瘞。剛狠專執，群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王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爲



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百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如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謂亦以此終者也穎胄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可圖之所致乎謹與坦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終

魏川出圖  
氏國圖

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魏川出圖  
氏國圖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人獻王疑

子子兼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範子乾 子範弟子顯 子雲

齊高帝十一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暕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鈔袁脩容生桂陽王鐔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爲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



陽以先爵 疑爲晉壽縣侯後爲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賤伐荊州  
界內諸蠻 反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怨怒西溪蠻王田頭擬殺攸  
之使攸之 賈賤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纂立頭擬  
子田都走 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疑遣隊主張英  
兒擊破之 出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  
田都繼其 父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  
粲謂人曰 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疑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  
微行欲掩 襲宅內疑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已  
備乃去 高帝憂危旣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疑諫曰  
主上狂凶 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尅勝於  
此立計萬 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  
順帝卽位 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疑出鎮  
東府加冠 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  
遣帳內軍 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  
孫預焉先 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疑知  
蘊懷貳不 信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  
帝自尋陽 疑出爲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  
徙鎮西將 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  
迎物及至 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  
多故政荒 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  
慕義庾亮 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暮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  
豈不休哉 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疑至  
鎮一日遣 二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  
重多所寬 似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



默無所言。元元年高帝卽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內昇  
明二年，以通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嶷爲南蠻校尉，荆湘二  
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  
南蠻園東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  
佐臺郎年一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二人，文學祭  
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  
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群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  
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有用之。攸之起事，群  
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  
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  
獲安入爲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

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還都，修辟宇及路陌，東  
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  
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  
是也，疾愈，上幸東門，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卽位，進位  
大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  
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  
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  
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帝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  
無有定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嶷不參  
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  
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  
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



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櫪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爲華屋而臣頃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旣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竟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疑求解太傅不許疑常慮盛滿又因言宴求解楊州授竟陵王子良止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疑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耳爲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大樂景弟暴室皆滿猶以爲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穎川荀丕獻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爲書答之又爲之減遣丕字令哲後



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曰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  
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  
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  
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於是直  
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  
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荊州  
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  
不悅不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  
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疑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  
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  
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田園  
之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  
嘏講禮顧愨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  
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爲善遠至於斯疑曰  
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  
之次弟爲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  
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  
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  
東府上數幸疑弟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  
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  
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  
唯疑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下輦辭出上曰今  
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



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輶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  
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疑妣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  
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疑備家人之  
禮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見言如  
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  
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王子封千  
戶疑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  
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歛以袞冕  
之服溫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疾送祭奠大司馬太  
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楊州  
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流鸞  
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

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共相  
勉勵篤睦爲先才有憂少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  
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上儲皇  
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  
脯櫝椰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  
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櫝椰便足  
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  
冢每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  
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  
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蔬食積旬天官朝  
送祭奠敕王融爲銘云半岳推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  
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欷流涕疑



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債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疑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問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賤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為文約答曰郭有道漢

朱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鹿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冕彛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人第歛酬今旨便是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甚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疑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饑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如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壽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為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為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



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并邑以傳于後降封  
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  
司徒竟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爲陵吳郡太  
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  
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  
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  
人沈徽字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  
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字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跳奔  
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詣侯命邪徽字以答上撫牀曰  
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爲太  
子中庶子東昏卽位爲侍中中興二年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  
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  
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  
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  
事鴆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  
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  
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  
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  
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  
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  
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  
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  
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



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籍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此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華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

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郎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性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爲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末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太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徧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



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其草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奈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綬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也後爲祕書監簡文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蘇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救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十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任梁爲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贄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靜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嶷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  
監初降爲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  
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  
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  
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從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  
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  
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  
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  
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  
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  
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  
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後社文以見其  
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  
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  
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  
書其見重如此出爲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  
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  
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  
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  
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花開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  
代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  
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  
將不斐然賦詩詩旣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  
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



其自來不以力構心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

曠任性不群夏月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而至吉凶不相爭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



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  
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帝並驅爭  
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  
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  
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  
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  
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  
二年候景寇逼子雲逃入閩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  
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  
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  
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  
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爲墓誌銘帝爲製銘焉

子雲弟子卿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  
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貴卒於驃騎長史



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  
 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  
 禁止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  
 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  
 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  
 以奉禁令自朱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  
 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  
 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  
 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第二子

臨川王映



子游州陵侯爲黃門侍郎謀反兄弟竝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所愛昇明  
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  
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熈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  
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  
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爲皇太  
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  
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爲都督南  
徐州刺史入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  
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  
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  
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

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  
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咸  
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  
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  
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  
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華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  
誅華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  
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制之三昧畢小字也故華見愛高  
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畢常以指畫空中及  
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棊局  
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



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高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畢講五經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畢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帝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婢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爲當時獨絕琅琊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畢也武帝幸豫章王疑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畢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畢畢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徽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畢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畢得失徵還爲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



牛一頭敕王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華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畢華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鮓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尋爲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安成恭王嵩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病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鄒陽王鏘字宣詔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卽位爲雍州刺史

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



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廢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開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波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爲秘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以彖爲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凌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



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意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  
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  
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  
復用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  
一部勝意反語爲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  
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  
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  
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塔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  
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上馬不肯就徵  
巴陵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暫往  
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  
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暫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  
居二日曇暫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  
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  
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  
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  
棕棕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  
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閉卽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  
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竝古形玉璧三枚  
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爲阜水銀  
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  
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符爲之起墳  
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  
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



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筍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濤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楊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爲之止樂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

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巷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勰曰閣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閣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閣梨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秘書監及明帝知權藩邸



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  
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  
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  
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栢  
賦以見志曰旣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  
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凜於當年庶  
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  
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遺堯亦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  
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  
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  
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  
到地遂逼害之江毅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

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謹未嘗  
屬疾永明七年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  
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  
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臣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  
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  
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  
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  
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歎欬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  
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籤帥  
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塚得金巾箱織



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蠶等物甚多條以啓開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柵柵瘡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柵的大闕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宴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爲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賫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濟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若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愛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祕不出覺後卽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鉞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鉞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鉞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群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疑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鉞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鉞年三四歲高帝嘗晝卧纏髮鉞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鉞及崩後鉞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仁由已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竝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在士人朝作貴藩輔皇王禮同稟尊極仁無常資秩有恒數豐地兼隆易坐推擬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末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存隆家國會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眾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列傳第三十四

齊武帝諸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 璿 皇后生文惠太子 竟陵文宣王子 良 張淑妃生  
 廬陵王子 卿 魚復侯子 響 周淑儀生 安陸王子 敬 建安王子 真 阮  
 淑媛生 晉安王子 懋 衡陽王子 峻 王淑儀生 隨郡王子 隆 蔡婕妤  
 生 西陽王子 明 樂容華生 南海王子 罕 傅充華生 巴陵王子 倫 謝  
 昭儀生 邵陵王子 貞 江淑儀生 臨賀王子 岳 庾昭容生 西陽王子  
 文荀 昭華生 南康王子 琳 顏婕妤生 永陽王子 珉 宮人 謝生 湘東  
 王子 建 何充華生 南郡王子 夏 第六 第十二 第十五 第二十二 皇



子早亡子珉繼繼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秘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王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佗族出太子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之許啓

爲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鑿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憤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意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閩小祥疑應計閩儉又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暮喪歲沒閩大功以下月數數閩所以吳商云舍閩以正恭允協情理沒閩之理固在言先竝從之武帝卽位爲皇太子初高帝好左傳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



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竝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季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竝爲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季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竝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爲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季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暎諮季爲德本義太子竝應機酬答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爲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竒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役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



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疑薨太子見上友于旣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於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且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歛以袞冕之服諡曰文惠塋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朞臨汝曲江國臣竝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 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卽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祚子良陳之請息其 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 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



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  
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  
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  
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  
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  
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  
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卽  
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  
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碁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  
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  
謂應不相待中軍繚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  
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卽位封竟陵郡王南徐

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  
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  
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  
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  
請原除道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遂買本一千加千七百  
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旣不兼兩回復遷買會非委積  
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  
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  
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  
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  
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



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

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歛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



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塋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郎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懼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任中書省高武諸孫任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人其夜竝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尅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爲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



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  
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  
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  
於路吏於麴騰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  
封昭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  
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画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  
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  
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  
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瓊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日  
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屍乃著  
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

卽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  
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  
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璫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鍍金  
薄裹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  
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旣勿得救如風過耳使吾失氣  
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  
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  
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  
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  
有子表留爲嫡武帝卽位爲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  
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



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  
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荊州  
刺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  
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  
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  
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  
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  
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  
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  
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  
修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  
胡諧之遊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

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  
子響白服登城頗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  
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  
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略  
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衝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  
而諧之法亮單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卽  
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舢舨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  
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  
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峭氏子響密作啓  
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  
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  
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頓感及見



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歎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峭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戮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窆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暮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藩王遣中護

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爲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爲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爲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爲征南



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  
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  
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  
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  
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  
參軍周英防閣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  
不成猶爲義鬼防閣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季武亦嘗用之今  
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  
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爲  
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  
南北討使軍王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  
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益城子懋先已具船於

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  
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  
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軍參軍于琳  
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  
取子懋叔業遣軍王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  
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  
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涇陽  
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  
僧慧號哭盡哀爲喪殯董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  
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  
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  
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歛畢退就



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旣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卽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

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爲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謀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



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於時以竹爲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王簿劉驥及侍讀賀子喬爲之賦頌當時以爲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卽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卽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旣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

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繖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



此事已見  
通鑑傳

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  
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  
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請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  
下皆無益請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  
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與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  
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小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五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  
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  
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  
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無一行事明帝輒先  
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

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

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  
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爲采女得玉鳳凰投地白  
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  
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爲  
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旣而以宣城  
屬揚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爲巴東公以南康爲王國  
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相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爲尼



子夏誅三字  
恐見後之誤

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

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廢帝海

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

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

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為

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為太常永泰元年

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

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

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

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都督揚州刺史仍

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

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

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

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

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沘公尋封巴陵郡

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



卽位爲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  
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  
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  
城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擱輿手執絳麾  
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  
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  
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  
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卽位爲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卽  
位爲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

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王帥難作  
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驛載寶  
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  
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  
啓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  
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  
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  
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



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  
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  
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  
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  
所陋猶多齊氏諸王竝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  
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  
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  
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  
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  
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夢相  
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髣髴也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終

文苑

文苑

文苑



